



虽然中国民间有“人不可貌相”的箴言,思想家荀子专门写有《非相》篇,指出“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但古代不管是在上流社会,还是在民间社会,以貌取人的相面术还是十分流行。成语中也有不少相面内容,大体可分三类:

一是富贵之人必有“天相”。例如,“日角龙庭”形容帝王贵相。相术家谓天庭隆起为龙颜。日角,处于左眉骨之上的额角中央部分隆起,形状如日。《旧唐书·唐俭传》称唐高祖“日角龙庭”亦作“日角珠庭”、“日角偃月”等。

方面大耳:方脸盘,大耳朵,富贵之相。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

龙眉凤目:形容贵人相貌不同寻常。明代施耐庵《水浒传》第九回:“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皓齿朱唇。”

二是良善之人必有英俊威武之貌。例如:“一表人才”、“三表”指外貌,形容容貌俊秀端正。元代关汉卿《望江亭》第一折:“夫人,放着你这表人物,怕没有中意的丈夫嫁一个么!”类似的还有“一表非凡”、“仪表堂堂”、“一表非俗”、“相貌堂堂”、“浓眉大眼”、“眉清目秀”、“朗目疏眉”、“虎背熊腰”等。

三是品行不端之人必有五官不正、神情鬼祟之貌。例如,“贼眉鼠眼”:形容神情鬼鬼祟祟。老舍《赵子曰》第十三:“‘你没看见李景纯吗?’武端贼眉鼠眼的问:‘他来,她就不能来!’”亦作“贼头狗脑”、“贼头鼠脑”。

獐头鼠目:獐子的小小而尖,老鼠的眼小而圆,本形容人的寒贱之相,寒酸之态,后来多用以形容人的面目丑陋猥琐,心术不正。南宋陆游《梦入禅林有老宿方升座》诗云:“尘埃车马何憧憧,獐头鼠目厌荒唐;龙哉梦见德人容,巍巍堂堂人中龙。”

眸目豺声:眼睛像蜂,声音像豺。形容坏人的面貌声音。《左传·文公元

年》载:楚王欲立商臣为太子,征询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曰:商臣“蜂目而豺声,恶人也,不可立也。”楚王不听从子上之言,后来不幸死于商臣之手。

青面獠牙:青面,脸上泛着青色;獠牙,露在外面的长牙。形容人面貌极其凶恶。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六十三回:“子牙见对营门一人,三首六臂青面獠牙。”

尖嘴猴腮:形容人相貌丑陋粗俗。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象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肉吃。”

每个人虽有不同的相貌,但应有同样的尊严和平等,而中国古代的以貌取人恰恰是否定了这一点。所造成的危害至少有三点:第一,法官在司法审理活动中往往把人的相貌作为是否罪犯的认定标准之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描绘道,过去县衙审案,县太爷首先审视一下原告、被告,发现长着尖嘴猴腮或贼眉鼠眼的,便认定他是罪犯,威逼他从实招来,否则就大刑伺候,屈打从招。

第二,选拔官吏非常看重相貌。清朝科举制度规定,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三次会试后而榜上无名者,可以到吏部注册,参加“大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不考文章辞赋而根据相貌选拔录用,授予知县、教谕等官职。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王公大臣在内阁举行,看相貌决定任命与否。每次叫进20人,按序排列,先点3人,这是被选中做知县的,接着点8人,这是没被选上的,俗称“八仙”。之所以叫“八仙”,是因为他们站在一块儿,模样犹如李铁拐、张果老等奇形怪状。剩下9人不再点名,授以教职。20人出去后,依次再进20人,如此循环,直至结束。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和脸型。

第三,艺术作品中好人、坏人“脸谱化”。在过去“左”的年代里的一些艺术作品中,人物一出场,只要看其相貌,便知其是好人、坏人。好人都是“高大全”,坏人都是“尖嘴猴腮”。

## 搓草绳往事

郭树清

体上说,分量较轻,因此覆盖上去后,需要用草绳交叉攀成网络将它们固定住。当时我们乡间有句谚语称,“东北风起朔蓼蓼,草屋赶快攀绳索”,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崇明岛地处长江口,正好处在台风的风口上,风势凌厉,因此必须用草绳攀紧屋顶,以防被台风刮走。这种攀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淡暗

屋顶用的草绳子必须粗壮结实,不易折断和腐烂。当然,草绳最大的用途是捆扎东西,就像如今的塑料绳。过去乡间许多杂物,草屋赶快攀绳索”,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崇明岛地处长江口,正好处在台风的风口上,风势凌厉,因此必须用草绳攀紧屋顶,以防被台风刮走。这种攀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淡暗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淡暗

一个城市高品位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城市文化素质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素质的象征。我有幸曾参与了上海大剧院建设的评审工作,当时我为上海能有一座高雅的艺术殿堂——上海大剧院而欢呼而赞颂。随之上海大剧院隆重展现于世,随之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成立。据大剧院艺术中心张哲总裁介绍:

大剧院艺术中心的宗旨是:“一流的艺术作品、一流的艺术体验、一流的艺术教育”。

我非常高兴,三个“一流”汇聚成上海文化之洪流,这才是国际文化大都市——上海。

我有幸在大剧院欣赏了许多高水平的演出,我有幸在大剧院指挥举行了许多音乐会的演出,其中有专业乐团、有业余乐团,而首场业余交响乐团进大剧院,就是在大剧院开幕后不久,由我指挥上海交通大学交响乐团。这在当时是件大

事。大学生们能进高贵的音乐殿堂演出交响音乐、享受交响乐音乐,对他们来说是终身难忘的经历。

我也有幸于十年前受邀于上海市人事局人才培训中心为公务员做普及交响乐的讲座音乐会,为干部们带去高雅音乐的洗礼。长期来,据说上海三分之二的公务员都听过讲座音乐会。此音乐会原定每年一场,由于受欢迎,于2004年竟然加演到五场。而于2012年12月1日就在这高雅的上海大剧院,由我指挥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为公务员讲座的音乐会,更是上、下午各演了一场。

在2013年仍是在上海大剧院,我指挥“城交”为上海中专职业学校学生举行讲座音乐会,仍是上、下午各一场。教委中职处劳晓芸处长告诉我,很多学生是第一次进这高贵的上海大剧院,第一次听交响音乐会,第一次接受高雅艺

这是一片平常的草原。夏天,细密而柔软的绿草一直蔓延到天边,金色的柴胡、白绒绒的香茅草如繁星点缀其间;冬天,在寒风的横扫后,草地又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只有沙棘仍高昂地在路边伸着枝头;这又是片充满着神秘的草原,曾被历史隐没,在共和国的版图上找不到它。可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发生过无数传奇的故事。当年,西部歌王王洛宾就在此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遐想。

在一个春天的季节里,在去青海湖的路上,我终于见到了这片坐落于大西北叫金银滩的草原,也见到了耸立其上的那座神秘的原子城。

一眼望去,此时的草原还没有泛绿,只散落着几座孤零零的蒙古包,五色彩旗在其四周的绳索上飘荡,远处连绵起伏的高山似一道屏障隐在云层。我们暂时在这里歇了脚,在当地人的引导下,来到原子城纪念馆参观。该馆已被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辟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面积不大、平房居多的原子城里,这座由厂房改建、造型独特



夜光杯

的煤油灯下,我们小孩子看书学习,母亲缝补衣服做针线活,父亲则总是不停地忙着搓草绳,还会闻到一股股香味,那是新稻草沁人肺腑的清香,也是岛上人家常见的景象。

搓草绳记录了那段流逝的岁月,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如今,每当我看到稻子成熟收割时,就会想起父亲当年搓绳的情景和搓绳时欣慰的笑容,心中就不免涌起阵阵的暖意和温馨……

的建筑显得格外醒目。

50多年前,这片宁静的草原骤然被一队队人马的到来而惊醒。之前,原先世代居住的牧民早已响应政府的号令,冒着风雪,赶着牛羊,毫无怨言地迁移它处。谁也不知道这里将做什么,将发生什

## 在那遥远的地方

陈德平

么,就连站岗的士兵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其实这里正在悄悄启动中国的核武器工程。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月,美苏等国拥有的核武器,就像一把利剑高悬在中国的头上。为打破核垄断,历史选择了金银滩草原作为中国的铸剑之地。一时间,各路精英豪杰从祖国四面八方调集汇聚到这个遥远的茫茫草地。他们当中有解放军将士,也有科技工

作者,大家头顶蓝天,脚踏草原,钻帐篷、住窝棚、啃干粮、战严寒,硬是用智慧、青春和热血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短短几年中,先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然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里是高度绝密的地方,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远离人们的视线。走在纪念馆内,原先那层神秘的面纱渐渐被揭开,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苍茫大地上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让我时时为之感动。面对当年的实物和照片,当我看到用最简陋的设备、最土的工艺,研制着当代最前沿的高科技,不断在思考着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钢铁般的信念和意志来自哪里?



有一个实地模型再现了当年的基地副指挥、一位将军的生活场景,他住在半地下的窝棚里,边上支着行军床和小马扎,弹药箱当作桌子,就在那样的条件下办公、就寝。在一张照片前,我停住了脚步,久久地凝视着,那是几个朝气蓬勃青年男女,在离开上海奔赴金银滩草原前特地到

外滩合影留念。从他们的神情中,丝毫看不出即将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而产生对家乡的依恋,而是充满着豪情。日后,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这里,直到老去。他们是值得敬仰的,他们为祖国所建立的功勋应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从纪念馆出来,我一下感到有点不适,只见台阶上写着不要快跑的提示,这是告诉人们当心高原反应。走几步尚且如此,当年这里工作、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们

随后在原子城漫步,寻访着“两弹”先辈们的足迹。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核基地完成历史使命,正式宣告退役,原子城已成为海北州府所在地,但这里仍保留着原先的许多实物:厂房、专家楼、礼堂、纪念碑、烈士陵园、广场,透过岁月的风尘,让人仿佛看到了昨日的坎坷与奋斗。正像诗人穆旦所描述的那样:“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离开原子城时,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来时见

## 雷池

姚国仪

却步踌躇始,惶然四顾时。云翥飞霹雳,潭底伏蛟螭。幽水潜崖壑,罡风扫竹枝。世人知敬畏,谁敢越雷池。

注:雷池,宜兴龙池山上一胜景名。



书法 吴友琳

到的阳光不知躲到了哪里?风从光秃秃的树枝间穿过,带来一股寒意。据说这里的西北风每年春季刮得最凶。这时,我蓦然望见远处的一个篮球场上,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球赛,四周围观的人群不时发出阵阵助威声。高原气候虽然恶劣,但人们照样快乐地生活着,这是否是当年精神的传承。

车继续往青海湖驶去,沿途常有大批的牦牛、绵羊似浮云般在辽阔的草原上飘游,偶有雄鹰在积雪未消的山峦间盘旋,时有骑着马的藏民、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从车旁经过。窗前移动着的草原风光,让我目不暇接,心旌摇动。现在这里常年举办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王洛宾音乐节、农牧民运动会等盛会,尤其是夏季,草原上碧草如茵,油菜花盛开,四方游客云集。这片草原已不再是遥远的地方,而是令人向往的地方。

标志。大剧院音响质量的改进是这次改建的核心,能抓住、抓住,能提升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重要环节,真令人兴奋不已,这是上海人之幸、是音乐听众之耳福,这才是和国际接轨,也更让我感受到大剧院“一流的艺术体验”宗旨的魅力。

一座高质、高雅、高贵的剧院场地,她创造出超越于建筑的价值,而这个精神财富的内涵是无价的,是永恒的,是镌刻在历史史册的,她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丰碑。大剧院从建成至今,已经跨过十六年,我们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十周年了,我也已九十岁了,我们见证了城市的新生,见证了上海大剧院的发展。让我们歌颂她,爱护她,让我们为拥有这一流的上海大剧院而骄傲、而喝彩,更祝福她以万事优秀的姿态展现于上海这神圣的土地上。

大剧院的音乐剧让人难以忘怀,请看明日本栏。

## 十日谈